



辨道

□ 13  
3077



口 13  
3077

門 口 13  
號 3077  
卷

藏書  
島田

辨道

日本  
物茂卿  
著

道難知亦難言為其大故也。後世儒者各道所見皆  
一端也。夫道先王之道也。思孟而後降為儒家者流  
乃始與百家爭衡。可謂自小已。觀夫子思作中庸與  
老氏抗者也。老氏謂聖人之道偽矣。故率性之謂道  
以明吾道之非偽。是以其言終歸於誠焉。中庸者德  
行之名也。故曰擇子思借以明道。而斥老氏之非中  
庸。後世遂以中庸之道者誤矣。古之時作者之謂聖  
而孔子非作者。故以至誠為聖人之德。而又有三重

辨道

日本  
物茂卿  
著

金田  
藏書

457

之說主意所在。為孔子解嘲者可見焉。然誠者聖人之一德。豈足以盡之哉。至於孟子性善。亦子思之流也。杞柳之喻。告子盡之矣。孟子折之者過矣。蓋子思本意。亦謂聖人率人性以立道云爾。非謂人人率性自然。皆合乎道也。它木不可為杞柳。則杞柳之性有杞柳。雖然。杞柳豈杞柳之自然乎。惻隱羞惡。皆明仁義本於性耳。其實惻隱不足以盡仁。而羞惡有未必義者也。立言一偏。毫釐千里。後世心學。胚胎于此。荀子非之者是矣。故思孟者。聖門之禦侮也。荀子者。思孟之忠臣也。然當是時。去孔子未遠。風流尚存。名物

不爽。及乎唐韓愈出。文章大變。自此而後。程朱諸公。雖豪傑之士。而不識古文辭。是以不能讀六經。而知之。獨喜中庸孟子易讀也。遂以其與外人爭者言。為聖人之道本然。又以今文視古文。而昧乎其物。物與名離。而後義理孤行。於是乎先王孔子教法不可復見矣。近歲伊氏亦豪傑。頗窺其似焉者。然其以孟子解論語。以今文視古文。猶之程朱學耳。加之公然岐先王孔子之道而二之。黜六經而獨取論語。又未免和語視華言。我讀其所為古義者。豈古哉。吁。嗟先王之道。降為儒家者流。斯有荀孟。則復有朱陸。朱陸不

已復樹一黨。益分益爭。益繁益小。豈不悲乎。不佞藉天寵靈。得王李二家書以讀之。始識有古文辭。於是稍稍取六經而讀之。歷年之久。稍稍得物與名合矣。物與名合。而後訓詁始明。六經可得而言焉。六經其物也。禮記論語其義也。義必屬諸物。而後道定焉。乃舍其物。獨取其義。其不泛濫自肆者。幾希。是韓柳程朱以後之失也。予五十之年。既過焉。此焉不自力。宛其死矣。則天命其謂何。故暇日。輒有所論著。以答天之寵靈。且錄其綱要者數十。以示入門之士者乎。爾孔子之道。先王之道也。先王之道。安天下之道也。孔

子平生欲爲東周。其教育弟子。使各成其材。將以用之也。及其終不得位。而後脩六經以傳之。六經卽先王之道也。故近世有謂先王孔子其教殊者。非也。安天下以脩身爲本。然必以安天下爲心。是所謂仁也。思孟而後。儒家者流立焉。乃以尊師道爲務。妄意聖人可學而至矣。已爲聖人。則舉而措諸天下。天下自然治矣。是老莊內聖外王之說。輕外而歸重於內。大非先王孔子之舊也。故儒者處焉。不能教育弟子。以成其材。出焉。不能陶鑄國家。以成其俗。所以不能免於有體無用之誚者。亦其所爲道者有差故也。

道者統名也。舉禮樂刑政凡先王所建者，合而命之也。非離禮樂刑政別有所謂道者也。如曰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又如武城絃歌，孔子有牛刀誦，而子游引君子小人學道可見已。孔安國註道謂禮樂也。古時言語漢儒猶不失其傳哉。後世貴精賤粗之見，昉於濂溪。濂溪乃淵源於易道器之言，殊不知道謂易道也。形謂奇偶之象也。器謂制器也。易自卜筮書不可與它經一視焉。如宋儒訓道為事物當行之理，是其格物窮理之學，欲使學者以己意求夫當行之理於事物，而以此造禮

樂刑政焉。夫先王者聖人也。人人而欲操先王之權，非僭則妄，亦不自揣之甚。近世又有專據中庸孟子以孝弟五常為道者，殊不知所謂天下達道五者，本謂先王之道可以達於天子庶人者有五也。非謂五者可以盡先王之道也。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亦中庸登高必自卑意，非謂堯舜之道盡於孝弟也。又如以中庸為道，亦欲以己意擇所謂中庸者，苟不學先王之道，則中庸將何準哉。又如以往來弗已為道，是其人所自負死活之說，猶爾貴精賤粗之流哉。凡是皆坐不識道為統名故耳。

辨道  
先王之道。先王所造也。非天地自然之道也。蓋先王以聰明睿知之德。受天命。王天下。其心一以安天下為務。是以盡其心力。極其知巧。作為是道。使天下後世之人。由是而行之。豈天地自然有之哉。伏羲神農黃帝亦聖人也。其所作為。猶且止於利用厚生之道。歷顓頊帝嚳。至於堯舜。而後禮樂始立焉。夏殷周而後粲然始備焉。是更數千年。更數聖人之心力。知巧而成焉者。亦非一聖人一生之力所能辦焉者。故雖孔子亦學而後知焉。而謂天地自然有之。而可哉。如中庸曰。率性之謂道。當是時。老氏之說興。貶聖人之

道為偽。故子思著書。以張吾儒。亦謂先王率人性而作為是道也。非謂天地自然有是道也。亦非謂率人性之自然。不假作為也。譬如伐木作宮室。亦率木性以造之耳。雖然。宮室豈木之自然乎。大氏自然。而然者。天地之道也。有所營為。運用者。人之性也。後儒不察。乃以天理自然為道。豈不老莊之歸乎。

先王聰明睿知之德。稟諸天性。非凡人所能及焉。故古者無學為聖人之說也。蓋先王之德。兼備衆美。難可得名。而所命為聖者。取諸制作之一端耳。先王開國制作禮樂。是雖一端。先王之所以為先王。亦唯是

耳。若唯以其在己之德。則無天子之分矣。若以平治天下之仁命之。則後賢王皆爾。制作禮樂。是其大者。故以命先王之德爾。其實聖亦一德。如書曰。乃聖乃文。詩曰。聖敬日躋。及周禮六德。聖居其三。是豈先王之德之全哉。然既已以命先王之德。自此之後。聖人之名。莫以尚焉。至於子思推孔子之爲聖。而孔子無制作之迹。又極言道率人性。則不得言聖人可學而至矣。故以誠語聖也。至於孟子勸齊梁王。欲革周命。則不得不以聖人自處矣。以聖人自處。而堯舜文周嫌於不可及矣。故旁引夷惠。皆以爲聖人也。子思

去孔子不遠。流風未泯。其言猶有顧忌。故其稱聖人。有神明不測之意。若孟子則止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。而得天下不爲也。是特仁人耳。非聖人也。要之孟子亦去孔子不甚遠。其言猶有斟酌者。若此。祇二子急於持論。勇於救時。辭氣抑揚之間。古義藉以不傳焉。可嘆哉。蓋後王君子。奉先王禮樂而行之。不敢違背。而禮樂刑政。先王以是盡於安天下之道。是所謂仁也。後王君子。亦唯順先王禮樂之教。以得爲仁人耳。是聖人不可學而至焉。仁人可學而能焉。孔子教人以仁。未嘗以作聖強之。爲是故也。大氏後人信思

孟程朱過於先王孔子。何其謬也。後儒多強學者。以高妙精微。凡人所不能為者。而曰聖人。以是立極也。妄矣哉。先王立極。謂禮也。漢儒訓極為中。禮者所以教中也。又解中庸書而謂子思說禮意矣。其說雖未當。要之去古未遠。師弟所傳授。古義猶存者爾。蓋先王制禮。賢者俯而就之。不肖者企而及之。是所謂極也。是凡人所能為者也。不爾。務以凡人所不能為者強之。是使天下之人絕望於善也。豈先王安天下之道哉。故所謂事理當然之極。及變化氣質。學為聖人類。皆非先王孔子之教之舊矣。近

世伊氏能知其非是。而迺以孝弟仁義。謂為規矩準繩。果若是乎。則人人自以其意為孝弟仁義也。亦何所準哉。可謂無寸之尺。無星之稱已。

孔門之教。仁為至大。何也能舉先王之道。而體之者。仁也。先王之道。安天下之道也。其道雖多端。要歸於安天下焉。其本在敬天命。天命我為天子。為諸侯。為大夫。則有臣民在焉。為士。則有宗族妻子在焉。皆待我而後安者也。且也士大夫。皆與其君共天職者也。故君子之道。唯仁為大焉。且也相親相愛相生相成。相輔相養。相匡相救者。人之性為然。故孟子曰。仁也。



者人也。合而言之道也。荀子稱君者群也。故人之道。非以一人言也。必合億萬人而為言者也。今試觀天下。孰能孤立不群者。士農工商相助而食者。也不若是。則不能存矣。雖盜賊必有黨類。不若是。則亦不能存矣。故能合億萬人者。君也。能合億萬人而使遂其親愛生養之性者。先王之道也。學先王之道而成德於我者。仁人也。雖然。士欲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我。而先王之道亦多端矣。人之性亦多類矣。苟能識先王之道。要歸於安天下。而用力於仁。則人各隨其性所近。以得道一端。如由之勇。賜之達。求之藝。皆能成。

一材足以為仁人之徒。共諸安天下之用焉。而其德之成。如夷齊之清。惠之和。尹之任。皆不必變其性。亦不害為仁人焉。若或不識用力於仁。則其材與德皆不能成。而諸子百家由此興焉。此孔門所以教仁也。孟子惻隱以愛語仁。是其性善之說。必本諸人心。故不得不以愛言之耳。雖有愛人之心。而澤不及物。豈足以為仁哉。故雖孟子亦有仁政之說矣。後儒迺不識孟子實為勸世之言。而謂用力於仁。莫切於孟子也。則輒欲推其惻隱之心。以成聖人之仁。可謂妄意不自揣之甚已。主張其學者。遂至謂佛有仁無義也。

夫佛無安天下之道。豈足以爲仁哉。墨子乃有見先  
王之道。仁莫以尚焉。遂謂仁足以盡一切矣。殊不知  
天地大德曰生。仁亦聖人大德也。雖然亦一德也。若  
天地一於生。則何以有夏秋冬乎。聖人一於仁。則何  
以有勇智信義乎。孟子舉義折之者是矣。然仁義並  
言。而仁由是小矣。安在其爲大德乎。宋儒又欲合二  
者之異。乃造專言偏言之目。專言足以盡一切。偏言  
足以與衆德對立。庶足以孔孟之教。並行而不相悖  
也。是其理學之說。欲瞭然於言語之間者。已安足以  
知先王孔子之道乎。先王之道。多端矣。且舉其尤者

言之。政禁暴。兵刑殺人。謂之仁。而可乎。然要歸於安  
天下。已先王之教。多端矣。智自智。勇自勇。義自義。仁  
自仁。豈可混合乎。然必不與安天下之道相悖。而後  
謂之智勇與義。已如孔子曰。據於德。依於仁。人各據  
其性之德。而不失之。性之德。雖多端。皆不害於仁。祇  
未能養而成之。故悖於道。養之道。在依於仁。游於藝。  
依者如聲。依永之依也。樂聲必與詠歌相依。清濁以  
之。節奏以之。依之謂也。依於仁。亦爾。人雖各據其德。  
亦必和順於先王安天下之道。不敢違之。然後足以  
各成其德。此孔門之教也。大氏先王孔子之道。皆有

辨道  
所運用營爲而其要在養以成焉。然後人迫切之見。急欲以仁盡一切。是以不得不跳而之理。而究其說。乃不過浮屠法身徧一切之歸悲哉。入輪合。多謂人有仁義猶天有陰陽也。遂以仁義爲道之總。是後世之言也。當先王孔子之時。豈求一言以盡乎道焉。求一言以盡乎道者。務標異聖人之道者也。先王孔子之時。豈有是哉。古者禮義對言焉耳矣。仁者聖人之大德。豈禮義之倫乎。故孔門之教。仁是爲上。至於孟子竝言仁義。以是而辨揚墨之非。可也以教學者。不可也。如仁義禮智。亦孔子時所無。孟子始言。

之亦備。揚墨所不有者。以見吾道之備已。其實禮義人之大端。而仁於斯爲大。如知者。人喜以才智自高。是其情也。故聖人未嘗以知爲教矣。如曰知者仁者。成德之名。各因其性所稟殊焉。若夫仁義禮智。就一人之身言之者。未之嘗聞也。漢儒以屬五行。或智爲土。信爲水。或智爲火。爲水。未有定說。可見非古道已。論語屢以好仁好義好禮好德好善好學好古爲言。而未嘗以好知好信爲教。故其非孔門之舊也。荀子譏子思孟子造五行。豈誣乎哉。仁者養之道也。故治國家之道。舉直錯諸枉。能使枉

者直矣。脩身之道亦養其善而惡自消矣。先王之道之術也。後世儒者不識先王之道。廼逞其私智。以謂爲善而去惡。擴天理而遏人欲也。此見一立世非唐虞人。非聖人。必惡多而善少。則殺氣塞天地矣。故通鑑之於治國性理之於脩身。人與我皆不勝其苛刻焉。遂使世人謂儒者喜攻人。豈不悲哉。大氏商鞅之後。不啻朝廷。雖庠序亦用其法。且其不及三代矣。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。後世言經濟者。莫不祖述焉。然後世更封建而郡縣。而先王之道爲世贅旒。故世之稱先王者。廼所謂以經術緣飾吏治是已。大氏

封建之道。其於民猶且有家人父子意。至於郡縣。則唯法是仗。截然太公。無復恩愛。加之隋唐後。科舉法興。士習大變。所務帑列。詳備明鬯。是其至者已。士生於其世。法家之習。淪於骨髓。故其談道解經。亦從其中來。是烏知所謂道術者乎。宋儒所貴。綱目悉舉。巨細曲盡。豈足以爲先王之道也。

先王之道。立其大者而小者自至焉。故子夏曰。大德不踰閑。小德出入可也。蓋不若是。不可以進道也。子貢曰。賢者識其大者。不賢者識其小者。故識大者爲賢。識小者爲不賢。後人之不賢。唯小是見。銖銖而稱

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。至丈必過。其論務欲窮精  
微之極。析蠶絲。剖牛毛。而不知其大者已先失之也。  
是何能養人才安國家哉。其論聖人亦謂渾然天理  
無一毫人欲之私矣。是亦以一己之見窺聖人者也。  
傳曰。一張一弛。文武之道也。孔子曰。可以無大過矣。  
子思曰。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。不爾。堯之用鯀而  
舜殛之。舜征三苗而禹班師。周公殺管蔡。孔子墮三  
都而不能克。吾不知其以何解嘲也。孔子不撤薑以  
其嗜之也。傳所載文王嗜昌歎。庸何傷乎。朱子引通  
神明豈不傳會之甚乎。大氏聖人之德與天地相似。

焉。聖人之道。含容廣大。要在養而成之。先立其大者。  
而小者自至焉。後人迫切之見。皆其所識小故也。  
脩德有術。立其大者而小者自至焉。此孔門所以用  
力於仁也。去惡有術。如童牛之牯。如豮豕之牙。今人  
則欲一日而衆善傳諸身也。襲而取之。矜以持之。譬  
諸握苗。豈知油然而生之道乎。又欲一日而衆慝如  
澡也。挾而剔之。吹毛求疵。譬諸庸醫治疾。豈知標本  
之道乎。何況化之道乎。  
言性自老莊始。聖人之道所無也。苟有志於道乎。聞  
性善則益勸。聞性惡則力矯。苟無志於道乎。聞性惡

則棄不爲。聞性善則恃不爲。故孔子之貴習也。子思孟子益亦有屈於老莊之言。故言性善以抗之。爾荀子則慮夫性善之說必至廢禮樂。故言性惡以反之。爾皆救時之論也。豈至理哉。歐陽子謂性非學者之所急。而聖人之所罕言也。可謂卓見。

變化氣質。宋儒所造。淵源乎中庸。先王孔子之道所無也。傳所謂變者。謂變其習也。夫先王孔子之道。安天下之道也。安天下。非一人所能爲矣。必得衆力以成之矣。辟諸春夏秋冬。備而後歲功可成焉。推鑿刀鋸備而後匠事可爲焉。寒熱補瀉備而後醫術可施。

焉。錐欲其銳。椎欲其鈍。石膏大寒。附子大熱。不爾。先王治天下。莫有所用其材也。雖然。石膏煨。附子煨。是則在禮樂哉。石膏雖煨。不損其大寒之性。附子雖煨。不減其大熱之性。故知變化氣質之說非矣。且氣質者。天之性也。欲以人力勝天而反之。必不能焉。強人以人之所不能。其究必至於怨天尤其父母矣。聖人之道。必不爾矣。孔門之教弟子。各因其材以成之。可以見已。祇如君子不器。仁人之謂也。君相之器也。此諸匠者與醫焉。或謂可舟可車者。萬萬無此理矣。據於德。依於仁。各隨其性所近。以成其德。苟能得其大。

者皆足以爲仁人焉。不器之謂也。思孟以後之弊。在說之詳。而欲使聽者易喻焉。是訟者之道也。欲速粥其說者也。權在彼者矣。教人之道。則不然。權在我者矣。何則。君師之道也。故善教人者。必置諸吾術中。優游之久。易其耳目。換其心思。故不待吾言。而彼自然有以知之矣。猶或不喻也。一言以啓之。渙然冰釋。不待言之畢焉。故教者不勞。而學者深喻焉。何則。吾不言之前。思既過半故也。先王孔子以之。故先王之教。禮樂不言。舉行事以示之。孔子不憤不啓。不悱不發。豈不然乎。至於孟子。則強辨以聒

之。而欲以是服人。夫以言服人者。未能服人者矣。蓋教者施於信我者焉。先王之民。信先王者也。孔子門人。信孔子者也。故其教得入焉。孟子則欲使不信我之人。由我言而信我也。是戰國游說之事。非教人之道矣。予故曰。思孟者。與外人爭者也。後儒輒欲以其與外人爭者。言施諸學者。可謂不知類已。後儒之說。天理人欲。致知力行。存養省察。粲然明備矣。以我觀於孔門諸子。蓋有未嘗知其說者焉。是何其儻侗也。孔子之教。蓋亦有未嘗及其詳者焉。是何其鹵莽也。然先王孔子。以彼而不以此者。教之道本

不可若是也。後世廼信思孟程朱過於先王孔子。何哉。蓋先王之教以物不以理。教以物者必有事事焉。教以理者言語詳焉。物者衆理所聚也。而必從事焉者久之。乃心實知之。何假言也。言所盡者。僅僅乎理之一端耳。且身不從事焉。而能瞭然於立談。豈能深知之哉。釋氏猶謂如飲水冷煖自知。曾謂先王不及釋氏乎。故不先之以事而能有成焉者。天下鮮矣。不啻先王之道。凡百技藝皆爾。

古者道謂之文。禮樂之謂也。物相雜曰文。豈一言所能盡哉。古謂儒者之道博而寡要。道之本體爲然。後

世貴簡貴要。夫直情徑行者。戎狄之道也。先王之道不然。孔子曰。文王既沒。文不在茲乎。後儒謂謙辭。夫文者文王之文也。段使孔子自謙。而謙文王哉。是自理學者流二精粗之見耳。又有文質之說。文者道也。禮樂也。質者學者之質也。貴忠信者。謂受教之質耳。忠信而無文。不免爲鄉人矣。故孔子十室之邑。不貴忠信而貴好學也。後儒僅能言精粗本末。一以貫之。而察其意所鄉往。則亦唯重內輕外。貴精賤粗。貴簡貴要。貴明白貴齊整。由此以往。先王之道。藉以衰頹。枯槁。肅殺之氣。塞於宇宙。其究必馴致於戎狄之道。



而後已焉。蓋坐不知古之時道謂之文。而其教在養以成德故也。

善惡皆以心言之者也。孟子曰：生於心而害於政，豈不至理乎？然心無形也，不可得而制之矣。故先王之道以禮制心，外乎禮而語治心之道，皆私智妄作也。何也？治之者心也，所治者心也。以我心治我心，譬如狂者自治其狂焉，安能治之？故後世治心之說，皆不知道者也。

理無形，故無準。如理學者流，以中庸為精微之極，其言誠然，然其人若先識先王之道，而後贊嘆之，謂是中庸也，則可矣。若其人未嘗識先王之道，獨以己意擇中庸之理，而謂是與先王之道不殊，則不可也。又如訓道為當行之理，亦以贊嘆先王之道也，則可矣。若獨以己意求所謂當行之理於事物，而合於先王之道也，則不可矣。是無它也。理無形，故無準。其以為中庸為當行之理者，迺其所見耳。所見人人殊，人人各以其心，謂是中庸也，是當行也，若是而已矣。人間北看成南，亦何所準哉？又如天理人欲之說，可謂精微已，然亦無準也。辟如兩鄉人爭地界，苟無官以聽之，將何所準哉？故先王孔子皆無是言，宋儒造之。

無用之辨也。要之未免堅白之歸耳。先王之道。古者謂之道術。禮樂是也。後儒乃諱術字而難言之。殊不知先王之治。使天下之人日遷善而不自知焉。其教亦使學者日開其知。片成其德而不自知焉。是所謂術也。樂正崇四術。春秋教以禮樂。冬夏教以詩書。是之謂也。如後世所謂格物窮理。克治持敬。其意非不美矣。祇其不學無術。事不師古。欲襲而取之。驟有諸已。可謂強也。大氏人物得其養則長。不得其養則死。不啻身已。才知德行皆爾。故聖人之道。在養以成之矣。天地之道。往來不已。感應如神。為

於此而驗於彼。施於今而成於後。故聖人之道。皆有施設之方。不求備於目前。而期成於它日。日計不足。歲計有餘。歲計不足。世計有餘。使其君子有以自然。開知養材以成其德。小人有以自然。遷善遠惡以成其俗。是其道與天地相流通。與人物相生長。能極廣大而無窮已者也。近世頗有言家。儒之非者。而顧其所為道德者。則亦不出言語講說之間。僅能削其已甚者。而稍傳以溫柔之旨云爾。吁。終未免五十步之誚哉。

先王之道。莫不本諸敬天敬鬼神者焉。是無它。主仁

故也。後世儒者尚知務窮理。而先王孔子之道壞矣。窮理之弊。天與鬼神皆不足畏。而已迺傲然獨立於天地間也。是後世儒者通病。豈不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乎。且茫茫宇宙。果何窮極。理豈可窮而盡之乎。其謂我盡知之者。亦妄已。故其所為說。皆陽尊先王孔子而陰已悖之。其意自謂能發古聖人所未發者。而不自知其求勝先王孔子以上之焉。夫聖人之教。至矣。豈能勝而上之哉。凡聖人所不言者。迺所當不言者已。若有所當言者。則先王孔子既已言之。豈有未發者而待後人乎。亦弗思也已。

先王四術詩書禮樂。是三代所以造士也。孔氏所傳是已。然其所以為教者。經各殊焉。後儒輒以一槩之說解之。則奚以四為也。蓋書者先王大訓大法。孔子所畏。聖人之言是也。古之時。舍此則無書。書唯此耳。後王君子所尊信。學者所誦讀。先王安天下之道具是矣。後儒迺以為樸學。而它求高妙精微者。其病坐弗思耳。古聖人一言之微。皆繫乎天下之大。盛衰治亂所由起焉。非疏通知遠者不能讀之。孟子不信書。其稱述堯舜。將何所睹記。宜其昧於先王安天下之道也。詩則異於是矣。諷詠之辭。猶後世之詩。孔子刪

之。取於辭已。學者學之。亦以修辭已。故孔子曰。不學詩。無以言。後世廼以讀書之法而讀詩。謂是勸善懲惡之設焉。故其說至於鄭衛淫奔之詩而窮矣。且其所傳義理之訓。僅僅乎不盈掬焉。果若其說。聖人盍亦別作訓戒之書。而以是迂遠之計為也。故皆不知詩者之說矣。如詩序。則古人一時以其意解詩之言。敘其事由而意自見焉。何假訓詁。然詩本無定義。何必守序之所言以為不易之說乎。如大序乃關雎之解。古人偶於關雎敷衍以長之耳。後儒不解事。析為大小序。可笑之甚也。大序詩之為言。上自廟堂。下至

委巷。以及諸侯之邦。貴賤男女。賢愚美惡。何所不有。世變邦俗。人情物態。可得而觀。其辭婉柔。述情諷詠。易感。而其事皆零碎猥雜。自然不生矜持之心。是以君子可以知宵人。丈夫可以知婦人。朝廷可以知民間。盛世可以知衰俗者。於此在焉。且其為義。不為典要。美刺皆得。唯意所取。引而伸之。觸類而長之。莫有窮已。故古人所以開益智。達政事。善言語。使於鄰國。專對酬酢者。皆於此得焉。書為正言。詩為微辭。書立其大者。詩不遺細物。如日月之代明。如陰陽之竝行。故合二經而謂之義之府也。若夫禮樂者。德之則也。

中和者德之至也。精微之極。莫以尚焉。然中和無形。非意義所能盡矣。故禮以教中。樂以教和。先王之形。中和也。禮樂不言。能養人之德性。能易人之心。思心。思一易所見自別。故致知之道。莫善於禮樂焉。且先王所以紀綱天下。立生民之極者。專存於禮矣。知者思而得焉。愚者不知而由焉。賢者俯而就焉。不肖者企而及焉。其或為一事出一言也。必替諸禮。而知其合於先王之道與否焉。故禮之為言體也。先王之道之體也。雖然。禮之守太嚴。苟不樂以配之。亦安能樂以生乎。故樂者生之道也。鼓舞天下。養其德以長之。

莫善於樂。故禮樂之教。如天地之生成焉。君子以成其德。小人以成其俗。天下由是平治。國祚由是靈長。先王之教之術神矣哉。四術之盡於教也。吾道一以貫之。豈特參賜乎。孔門諸子。皆聞而知之矣。宋儒推尊思孟。而又推本諸曾子。是其道統之說也。豈可據乎。或以一理言之。或以一心言之。或以誠言之。或以一理言之者。天地人物皆爾。淳屠法身徧一切之見耳。或以一心言之者。知歸重於聖人之德。而不知歸重於先王之道焉。孔子明言吾道。吾道者先王之道也。故孔子曰。文王既沒。文不在茲乎。

夫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安天下之道在仁故曰  
一以貫之何以謂貫之仁一德也然亦大德也故可  
能貫衆德焉先王之道多端矣唯仁可以貫之矣辟  
如繼貫錢然故曰貫若一理也一心也誠也則一而  
已矣何必曰貫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忠恕為仁之  
方故也曰而已矣者猶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  
弟豈盡於堯舜之道乎則忠恕豈盡於道乎然由是  
以求之庶足以盡之矣古人言語皆如此後世理學  
者流無有運用營為之意急欲盡其理於目前也故  
忠恕為理之虛象而有天忠恕望人忠恕學者忠恕

種種之說豈曾子時語意邪

後世人不識古文辭故以今言視古言聖人之道不  
明職是之由且舉其大者言之易太極謂聖人作易  
有此太極耳故曰易有太極初不以天地言之窮理  
研幾皆贊聖人作易耳後儒以為學者事誤矣天者  
上天也性者性質也貞者不變之謂訓正而屬諸智  
者強矣嘉會者如婚姻賓客之事合禮猶合樂之合  
婚姻賓客之事所以大合禮也利物者利用利器類  
和義謂和順於義也謂義之合宜處者非也不變其  
守乃所以幹事豈智哉故下文曰行此四者故元亨

利貞配諸仁義禮智者傳會之甚矣。繼之者善。如繼天之繼善者謂善人也。訓流行者失繼字義矣。成之者性謂人各隨性所近而成務也。凡言德者有對怨言者有對財言者其單言者皆性之德也。不爾據於德何其荒唐。人心者民心也。如朽索之馭故曰危道心者導民心也。其機甚微。故曰微。大學者古大學有養老序齒等禮是其義也。明德者君德也。左傳諸書可替焉。明者舉而明之也。非磨而明之之謂也。即謂養老序齒之事也。人倫明於上而小民親於下。故曰親民何必改新民。新民出康誥革命之事也。大學之

教豈以之乎。物者禮之善物也。裕者來之也。致者使之來至也。非極致之謂也。禮之善物至而吾之知自然明矣。先王之教之術為然。朱子引易窮理不成字義強矣。陽明訓正引格君心之非殊不知格皆有格意亦誤矣。敬者敬天為本。敬君敬民敬身皆然。豈徒然持敬乎。克己者約身之解是矣。克猶克家之克不爾。克已由己字義相犯。凡此類皆失古義之大者也。古言非學古文稱不謂也。而斯志小亦未盡也。六經殘缺縱其完存亦古時言也。安能一一得其義弗謬乎。故後之解六經者皆牽強耳。大氏後儒以一

物不識爲恥。殊不知古所謂知者貴知於仁也。孔子未嘗以好知爲教焉。今之學者當以識古言爲要。欲識古言。非學古文辭不能也。前漢去孔子時未遠。故解經多傳授之說。至後漢漸失古義。然韓愈未出。文章未變。古言尚有存者。故博讀秦漢至六朝之書。熟讀玩味以求之。庶或得之哉。然吾亦不欲學者因吾言以廢宋儒及諸家之說也。古今邈矣。六經殘缺。要不得。不以理推之。以理推之者。宋儒爲之嚆矢焉。祇其理之未精也。是以滯乎理。精之又精之。豈有宋儒及諸家之過哉。且學問之道貴乎思。方思之時。雖老

佛之言。皆足爲吾助。何況宋儒及諸家之說乎。  
享保丁酉秋七月望

物茂卿



辨道

島田藏書

林文卿

草新丁酉林丁月望

謝之言皆足為吾山阿民不謝之語家之為平

Handwritten mark

